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五十二回 阻活佛昇天破地藏觀音出世 剝海龍入水擲鐵錨金□傾心

素臣見索套下，一手接住。那人只認著了，用手一拉，要扯素臣下馬。素臣拍馬加鞭，趁著那人手勢，反拉過頭裡去，名為順手牽羊。那人手重身輕，頭傾勢側，猝被素臣神力一提，輕輕的直提過馬。餘人四面齊上，素臣左後挾住那人，右手掄刀砍殺，如蛟龍攪海，虎豹搜山，蝦魚獐兔之屬，如何得近？正齋手下幾個健役，見得了勢，回身拍馬，齊裹上來。賊人魂不附體，亂竄著落荒逃走。素臣見天色已暮，吩咐不必追趕，收馬而回。把那人擲下鞍來，仔細看時，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妖嬈，仰臥於地，雲鬢散亂，星眼乜斜，氣喘無休，汗流不止，真個四體俱離，中有一絲尚在。素臣料是賽要離，惜其武藝，欲以恩結；因是要犯，不得自主。當即解共鸞帶，扯起其衣，把他連頭罩住，用其套索，扣其粉頸，背剪綁縛，著兩名快役，抄路押送至保府寄監候審。自同正齋等，連夜望天津來。一路上叩問正齋，正齋道：「弟至景州，拿了地方柏功，到王府投箋提人。景王吩咐景州知州來說，先以利誘，繼以勢挾，要私息此事。弟堅執不從。只得將趙貴、官媒婆，及吳長史、張典膳兩個家人，發來聽審。其女道士、黃大、小尼童真沒下落。弟因接吾兄之信，把人犯俱交景州起解，星夜趕來。那知路逢響馬，逃跑下來，正在危急，恰遇吾兄。再不料這響馬，就是女道士。弟非吾兄，一命幾送於吳賊之手！」素臣將沙彌之言，述了一遍。二人緊趕路程，至十五日早晨，離天津止有四五里。素臣令正齋按轡徐行，至晚入城，如此如此。自帶三四個伶俐衙役，先赴天津，陸續到了店中，將眾役安下。獨自一個，闖至寶華寺前，進了山門。一片空地，搭著三四丈高一座方台，台上幢幡寶蓋，鋪掛鮮明。台下堆著柴草，伺候下火。台旁安設寶龕，準備入骨。寺內寺外，人山人海，勢如潮湧，聲若雷鳴，比前日更加熱鬧。素臣隨著眾人，擠在活佛齋壇，見香花燈燭，幡幢繚絡，陳設滿台。盤籃中喜捨的香錢，頃刻成堆，幾十個道人，將箕鬥裝送入庫，絡繹奔馳，搬運不及。芸降沉速，檀條線香，燒的煙燄迷漫，看那活佛，更復識辨不出是悲是喜？是死是生？復擠至妙化禪房，房窗前加了棚欄檔木，許多少年沙彌侍者，俱在內行坐，不放出來。更向各處巡看一遍，回到寓所，假寐片時。醒來已是日落時候，飽餐一頓，紮縛停當，留一個衙役看守沙彌，其餘都帶進寺。

此時月已東升，各條街上搭的燈棚燈樓，俱已上燈，與月光激射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卻靜悄悄沒有遊人賞玩，都到寶華寺去看活佛昇天。素臣等進寺，活佛已經上台，四面爐煙噴起，如雲如霧。甬道上，別設一座平台，台上十八個和尚，都戴著毗羅，穿著袈裟。台下百十個僧人，也披著戒衣，拿著法器。中間坐著妙化禪師，面如滿月，眼若懸鈴，虎頭熊背，巨口闊腮，頭帶繡佛毗羅帽，身披紫袈裟，項掛百八念珠，手執九龍錫杖，一唱百和，宣卷談空，鏡鉞鐘鼓，聲喧若沸。四面擠著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各執信香，遍地跪滿，口念佛號，磕頭如搗。見妙化禪師忽地立起身來，把錫杖一卓，喝道：

「天地從來幻合，生身誰是爹娘？今朝脫卻臭皮囊，青山依舊在，綠水自然長！」

台上台下眾僧，齊聲贊和，鍾鉞響鬧一遍。妙化喝道：

「大眾聽者：今日和尚圓寂，道是那裡去來？不踏蓮花歸極樂，不翻筋斗受災殃；寸絲無疙疸，四大總空亡！咄！禪心不作沾泥絮，一點靈光照十方！」

眾僧敲鉞擊鼓，齊念阿彌。妙化高唱道：「今年今月今日今時，和尚自點神燈，焚化皮囊，脫離火宅。大眾中有善男信女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以無量恒河沙等諸佈施，即得無量恒河沙諸利益，自從無始至於今日，所作罪孽，一切消滅，求富得富，求貴得貴，求壽得壽，求男得男，凡有所求，及諸意外非敢希冀種種利益，過去未來及諸現在死生眷屬，俱得利益。」即說咒曰：娑羅娑羅，悉諦悉諦，伽羅娑伐羅羅，伽悉諦娑摩訶。」

妙化宣咒畢，眾僧齊聲念佛。男女各出金銀布帛，爭先投獻，須臾，堆積如山，收記完訖。妙化下台，率領眾僧，齊向高台，翹首而立，高聲喝道：

「和尚來的分明，去的直捷；只此回首，更無糾葛！大眾有緣，各人努力！南無釋迦牟尼佛！南無彌勒佛！南無觀自在菩薩！」

眾人齊和三聲佛號。妙化搖響九龍環，把錫杖往上一指，只見煙霧之中，台上活佛禪座之下，閃閃爍爍，放出五色毫光。眾人合掌膜拜，連聲念佛，死心塌地，送佛歸西。妙化及眾僧，俱閉目念佛，合掌訊拜。素臣把手向後一招，飛身一躍，直聳上台。正齋率領各役，一齊動手，一人手中一個灰袋，罩住一個和尚頭顱，順手將袋上繩索一扯，袋口收緊，扣住咽喉，一拉一個，甚是便利。這妙化本是了得，卻因閉目合掌，猝不及防，袋一上頭，繩即緊勒，兩手發不出力。頭往後扯，腳望前拖，三四個狼捕，伏侍他一人，橫拖倒曳，竟似牽豬套狗一般，毫不費力。眾人正待發嚷，正齋擎起令箭，衛所各官團團簇擁，高叫：「奉都爺令箭，只拿妖僧，不累百姓。」眾人聽說妖僧，知道事情大了，便都袖手旁觀，不敢多事。素臣上台，見一個往台後拔著繩索，正待掛下。便急提來，往台前一擲，跌在眾人頭上，齊聲發喊，已被健快擒獲。素臣拔出寶刀，割斷繩索，馱著活佛，跳下台來。正齋及衛所各官，一面彈壓眾人，一面吩咐撲救台上之火。把拿下的和尚，帶到大殿，先用繩索捆縛牢固，後將灰袋解放，已被石灰噙喉戮眼，迷暈昏眩，動抬不得。妙化喉間，更加一條繩索，緊緊扣住，任是鐵漢，也無法展變了。正齋自與各官，審錄活佛供詞。素臣領眾，先奔妙化禪房，打開欄柵，一擁而入。裡面看守的沙彌侍者，驚慌無措，眾役將鐵鏈排頭鎖起，不遺一個。

打入後面，果見一幅達摩畫像，貼在板壁之上，一腳踹開，奔進房去，揭起地板，直入窖中。裡邊燈燭輝煌，各有房頭，一般的門戶重重，房間疊疊，是合寺和尚公共內室。藏著妖嬈婦女，不計其數，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睡在床上的，也有抹牌擲色的，也有看書描畫的，也有悶悶不樂的，也有嘻笑頑耍的，見素臣等奔入，嚇得走投無路，慌張失色。素臣道：「你們不必驚慌，有罪都坐在和尚身上，出去見官府，只消實說，就發放你們回家了。」眾婦女中，也有出於無奈，巴不得插翅飛回的；也有樂此不疲，捨不得羅漢神通的；也有羞見江東，怕受公姑丈夫凌辱的；到此地位，俱沒奈何，被衙役們催逼，只得扯扯拽拽，不尷不尬的，一齊走出窖來。許多看的人跟來，眼見窖中搜出若干婦女，方知官府訪拿之故，人人痛快，個個傷心，擁至大殿。正齋已摘明活佛供詞，是靜海縣民黃大，被吳長史捉來，妙化披剃為僧，口中塞著麻核桃，綁縛在禪座之上做活佛，哄騙愚民，信心佈施的。那伏在台上的和尚供明：五色毫光，是硝磺等藥合成，自下而上，燒至活佛身邊。還有一尊髻明小像，腳踏蓮花，直飛入半空中去，已在黃大衣領中搜了出來，當眾驗明，入官存案。黃大週身涂有異香，燒化時，香氣滿空，發人喜信，也是當眾驗明。

眾役解上這些婦女，正齋即令衛官，錄明姓氏村莊，何年月日誘搶入寺。內中錄到一女子，卻是天津總兵武國憲之女，生得嬌豔。諱名半截觀音，八月十五日夜，出後花園門踏月，被垂露庵尼姑誘入寺中，歸於妙化的。正齋勃然道：「這賊污辱大臣之女，淫惡已極！」正在大怒，只見幾碗燈籠，幾根篾籠，點得雪亮，在甬道上一路吆喝，趕開眾人，擠將進來。且道這人是誰？卻是天津鎮總兵武國憲。這武國憲係行伍出身，目不識丁，生性莽撞，平素與妙化相好。寺中有人報說，衛所各官，因活佛昇天，說是妖僧，將妙化等捆拿，就要用刑。他不察根由，便生焦躁，一直趕進大殿，發作道：「是那幾位官兒在此作孽？活佛昇天，都說是妖僧，也不教本鎮知道，豈有此理！」衛所官慌忙上前稟道：「大老爺息怒！袁老爺親至衛所立等，以致轉稟不及。」國憲不待說完，即問：「袁大人何在？」正齋迎上一步，說：「武鎮台請了！」國憲打一躬道：「這寺中都是高僧，景州王爺的香火；今日活佛歸西，大人為何事要拿寺僧？職等雖是武夫，現在一城，也該通一個信兒。」正齋道：「這事是本道疏忽了！本道奉撫軍令箭，問地方官提人，與營汛無涉，故但通知衛所。至說這寺中都是高僧，現有窩藏許多婦女活口可證；就是王爺的香火，也顧不得了！左右，打開閒人，喚那些婦女上來！」

從人因總兵進寺，各官出迎，已將眾婦女押過一邊；今聞正齋吩咐忙趕開眾人，把一隊婦女都喚過來。正齋道：「那一位是武

小姐？令尊在此，快上前相見。」武小姐見了生身父親，不覺兩淚交流，滿身發抖，色勒勒的哭將出來。國憲驀然看見，羞得滿面通紅，無地可入，轉身便走，也不作別正齋，跨得上馬，加上幾鞭，抱頭鼠竄的去了。正齋吩咐，喚一乘小轎，命所官押去，送交國憲。向地窖內搜出無數珍珠財寶，總庫內搜出無數布帛銀錢，米麥豆谷，逐廠點記；刀槍劍戟，衣甲頭盔，逐件封貯。只將善男信女現在佈施各物，按著寺僧登記簿內，照數給還。有名目的僧人，十分中拿了八分；其餘參軍掛搭，火工道人，大半都跑掉了。正齋與各官，整整忙了一夜，各處加上封皮，委員看守，撥兵巡邏。一眾僧人，合飯店中先拿住的沙彌，俱起批護解，押赴保定。正齋、素臣隨後起身，走不到六七里路，聽得前邊一齊發喊。素臣拍馬上前，只見押解人役，四散逃跑，幾十條大漢，惡狠狠的劫奪犯人。素臣大喝一聲，拔刀殺入，縱橫衝突，勢如猛虎。眾盜抵敵不來，落荒而走。檢點各犯，只差一名妙化禪師。素臣驟馬追趕，直趕至海灘之上，堪堪趕著，一個大漢背著妙化，沿岸奔逃。一個大漢掣身迎敵，不兩合，被素臣一刀削去半個頭顱，倒在地下。素臣沿岸復追，那漢情急，望一隻洋船上直奔上去。那只洋船，裝著客載，正待開船，見岸上有人喊救，艙公水手數十餘人，俱站向船頭看望。那漢跳上船頭，亂嚷開船，放下妙化，手指素臣，大聲叫罵。素臣怒髮，嘴裡喊著：「這是劫奪重犯，不可容留！」身子便跨下馬，直躍上船。不提防一腳踏著木樁，去的力猛，掀天的一聲響，平空滑倒，水手們齊上，拳腳交加，篙樁齊下，先攢打一頓。然後去守寶刀，把妙化身子解不盡的繩索，解將下來，捆住素臣，扛入後艙，扯起幾道大篷，望著東洋，直使將去。有幾個客人喊道：「咱們買賣人，擔不起干係！這人軍官模樣，說這和尚是重犯，怎便開洋起來？」

客人正在聲嚷，一個大頭黑漢，跑入後艙，搶出一把潑風也似快刀，虎一般踞在船頭，大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咱老子不是無名少姓的，景州城三五七歲的孩子，提起咱來，黑夜便不敢啼哭，東洋裡四十九家島賊，撞著咱前世就沒有魂靈，裡邊除了國師，東宮太子，也索吃我三拳，外邊算過景王，鎮海將軍，也不夠咱五指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倒海龍顧一刀，便是咱老子的大名！這和尚，你道是誰？他是寶華寺住持，朝廷賜紫衣，敕封大覺禪師，西天活佛座下第一尊阿羅鐵漢。不知因何事，吃這紫面賊苦虧，咱兄弟陳北海，救他上了咱船。便是五軍都督，率羽林軍來討，休想給他正眼兒一看！不是也擦上海去了，要洗淨了，蒸著細細的吃嚼，才扛到廚下去的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與你們無乾，只取這紫面賊的心肝，與咱禪師下酒。須情沒聲兒，憑著咱老子擺佈，但有一個嚷亂，須吃咱一刀，卻不許喊痛！」這幾句話，嚇得滿船客人，冷汗直淋，面如土色，渾身發塊，喘息無聲。忽聽得內中一人冷笑道：「好大話！須唬嚇不的我！海洋裡強盜了得的，比芥菜子還多，提起頭兒，便直數他到尾，卻沒你這倒海龍名色！妙化和尚，無故是性空的絨袋；性空那頭，被人一刀，就伶伶俐俐的砍了下來，何況這膿包？你看，捆得死眉閉眼的那種樣兒，還說甚鐵羅漢、泥羅漢？五軍都督不給他正眼一看，卻只費我五個指頭，便從空直提了去！清平世界，蒸著活人，細細的吃嚼，須不是山精野獸！敢說無法無天的話，便割掉你這沒影兒的舌頭！本等不干我事，不索管你這本子閒帳，卻惱你裝這幌子，小猢猻在大蟲頭上毛！快替我扯著篷回去，萬事幹休；你但拗一拗，須吃我百十刀，戳你百十個透明窟窿，卻由著你喊痛！」倒海龍不聽便罷，一聽此言，如熱鍋爆豆，烈火澆油，大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！眾弟兄，快快拿下這廝，碎剮碎割，出咱胸中之氣！」

原來這些頭舵外水，俱是強盜，專在洋面上殺人劫貨，個個都有膂力，本事奢遮，一得號令，各持兵器，齊奔入艙。那人已做準備，迎頭進去的幾個，先被標槍標著，紛紛跌撲。那人大吼一聲，手執雙錘，滾殺出來。眾盜圍住，拼命死鬥，著錘的喊苦連天，著標的叫痛撲地。倒海龍見勢不順，提刀殺入。那人毫不懼怕，使的那兩柄錘，如弄彈丸相似，矯捷非常。倒海龍漸漸招架不住，虛掩一刀，敗出艙來。眾盜一齊退出。那人不捨，趕上船頭。此時妙化雖是負傷，本領不小，見事危急，搶了一根落上的鐵鋼，揉著雙眼，奔上船頭，在那客人腦後，用力打下。客人急回首一格，錘上迸得火星直爆。三人丁字站住，這場狠殺，方是利害。眾盜從旁助力，喊叫連天。素臣捆在後艙，本是坐以待斃；及聽前邊鬥殺，未免癡心。側耳細聽，頭艙勝負，聽不明白；卻聽得艙裡有女人聲氣，催促男人出來幫助，那男人不肯出來，女人狠命拖拉。心裡著急，眼睜睜地看著艙門內。惟恐男人不出助。忽見男人手執雙刀，一個女人在後推著肩背，推出門簾外。素臣定睛一看，失聲道：「你是奚囊呀？」那人也定睛一看，吃驚道：「莫非是主人？」素臣道：「正是你舊主人。快些救我！」奚囊嚇得鼻涕眼淚，直滾出來，忙把刀來割那繩索。女人搶出艙門，扳住奚囊臂膊大喊：「五郎放了人了！」奚囊一連幾割，紛紛都斷。那女人便搶桌上一把刀，來斫素臣。被素臣就地一滾，把女人兩隻小腳，幾乎滾斷，大叫一聲，仰跌在艙。素臣奪過手中之刀，正是自己那把寶刀，心中大喜，直奔船頭，奚囊亦隨後跟來。

素臣看那客人，面如金紙，眼似銅鈴，鼻若膽懸，眉同劍削，汗流不止，氣喘無休，已是支架不來，正在危急。素臣吼一聲，單刀直入，手起刀落，早砍翻一個。奚囊復紮一刀，嗚呼死了。倒海龍大怒道：「五郎怎殺起自家人來？好孽種！」舍卻金面客人，直劈奚囊。素臣接住，連劈幾刀，倒海龍眼光散亂。妙化忙舉鐵鋼，劈頭打下，素臣側身閃過。倒海龍覷著空兒，一刀刺來。金面客人錘打妙化，妙化疾忙招架。素臣一刀格過，倒海龍直撞入懷，素臣看得分明，喝聲道：「著！」吃嚙一聲，早把那顆大頭剝入海中，身屍直倒，卻被金面客人一腳踢下海去。可憐顧一刀真只一刀，倒海龍果然倒海矣！諧謔，所謂會家不忙。妙化著慌，緊閉雙眼，橫七豎八，將刀亂舞。被素臣一刀，砍去一臂，負痛平倒。眾盜被金面客人一陣亂錘，打得落花流水，被素臣寶刀揮斫，十幾個有名劇盜，大半殺死。其餘紛紛逃命，有的躲入船艙，有的鑽入水井，有的繞著船沿逃避，有的跳下海內求生。船後舵工，搶塊船板，撥通一聲跳下水去，這船便直播起來。虧得一個客人奔去，拿好了舵，幾個客人七手八腳，料理篷索，不至翻船，已是掂上播下，濺了半船的水。金面客人尋著羅盤，坐在船頭，定了方向，掉轉船來，竟奔天津。素臣令奚囊，把眾盜屍身，都向海裡擲去。遍船搜尋，只剩一個不識水性的洋盜，及背負妙化下船的陳北海，連妙化都捆好了。

奚囊走入後艙，那個女了兩眼流淚，磕頭求救。奚囊扶起，許其轉求素臣。有一個燒火婆子，躲在床底下發抖，奚囊拉出，令同女人燒煮茶飯，先燙一壇熱酒，替素臣等壓驚道喜。素臣一面勸眾客飲酒，一面想那金面客人相貌，問道：「吾兄尊姓大名？住居何處？前歲三月初間，曾在杭州湧金門內，替路上一人出銀還過面錢麼？」客人道：「尊官莫非潑翻那婆子面碗？尊容卻全然記不得了。在下福建泉州府人，複姓聞人，單名一個杰字，祖父相傳，在洋島上販賣珍珠、寶石、古玩、名香。請問尊官姓名籍貫？現居何職？這和尚犯何事被擒？乞道其詳。」素臣道：「弟姓白，名又李，本貫蘇州。」因把活佛坐化之事，述了一遍。聞人傑拿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大叫：「快哉，快哉！奸僧淫惡至此，天遣尊官為民除害，這才是現在功德哩！」素臣道：「昔年陌路，既沐解囊；今日窮途，又蒙援手；敢陳葑菲，祈彩芻蕘。君之才，固戡亂才；君之相，亦封侯相也；何必但居奇貨，當思出建奇功，顯親揚名，垂聲史冊，亦英雄豪傑之素心也。吾兄豈有意乎？」聞人傑道：「宦寺擅權，豺狼當道，滿天下只有一個奇男子，已遭禍害；更有何人，可以支撐世界？敝省一位參戎，叫做林士豪，文武全才，也算一根擎天玉柱，累建奇功，落得削職而回，將來還不知如何結局！爭如向海島中圖過自在，喜則三杯辣酒，唱著大江東去；怒則兩柄小錘，打的熱血橫飛；興來時何須蟒衣掛體，只學那鴟夷子敵國稱豪；失足處也不索馬革裹屍，便同著屈大夫葬於江魚之腹罷了！」素臣道：「兄所說奇男子，畢竟是誰？」聞人傑太息道：「還有誰來？就是貴府的文素臣文白了！這文爺雖是個秀才，卻不避斧鉞，直諫彈王；他的武藝，便是林士豪，也只好算他的裨將。他在京東路上，殺人如麻，還不為奇；只性空、法空兩個狼和尚，那樣銅頭鐵臂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都被他殺死，真要算天下第一籌好漢！可惜被幾個土賊，騙入河中，死於非命，這就是國家沒福，老天不要天下太平了！還肯鑽這頭，進那籬甲去則甚？」素臣道：「此人弟頗認得，本事也與弟相仿，最喜物色英雄，為國儲才；北直、南直、浙江、江西、山東、湖廣，多有信服他的，候他一朝得勢，便去攀麟附翼，立業建功。聞他死信並不的確，弟正要去訪尋，若得此人尚在，我們當助他一臂，共致太平。」聞人傑道：「但願不確，便是社稷生民之福！尊官武藝實是驚人，若說與文爺相仿，尚未敢定！」素臣唯唯。

聞人傑道：「尊官被縛，何由得脫？若遲一刻，在下必遭毒手矣！」素臣把奚囊之事說知，眾客俱詫為奇逢，舉盞稱慶。不一會，湯飯俱至，各人飽餐畢，船恰近岸。素臣提起一枝七八百斤大鐵錨，望著岸灘擲去，有五六丈遠，定在泥裡，將船鎮住。滿船客人，面面覷覷。聞人傑頓吃一驚，自悔失言。素臣執定人傑之手，說道：「倘文素臣見在，遭時遇主，欲廓清天下，招致吾兄，吾兄肯助彼一臂否？」人傑道：「但恐文爺不用耳，如或不棄，當不避湯火！不但文爺，即白爺見招，亦必馳赴！」素臣大喜，又

問：「倘欲相尋，當在何處？」人傑道：「凡遇海口大洋鋪、大客店，問泉州金面便知。」素臣謹記在心，留與暗號作別。眾人正待上岸，只見一彪軍馬，直殺海邊來。正是：

萬丈龍潭初出險，一窩狼毒又衝煙。

總評：

寫妙化卓錫喝念，便真似大愚。黃檗伸指豎佛，築拳棒喝機鋒，其著意處全在善男信女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以無量恒河沙等諸佈施也。勘破僧尼伎倆，真屬具眼。

禪座下閃爍爍，放出五色毫光，再得鬆明小像，腳踏蓮花飛入半空，善男信女有不死心塌地者乎？非素臣破法，明年正月十五，必更有活佛昇天。男女佈施必真至無量也，豈不冤哉。

窖藏婦女頗嫌犯復，而有不得不復者。彼時彼勢，若昭慶、寶音、寶華之豪富，未有不窩藏婦女者。若恐犯復而為之遷就，即失實事，且非誅邪嫉惡、醒世破迷之本旨也。然昭慶則從誘騙婦女發端，由西房而燒及大殿，寶音則從截殺謫臣發端，由大殿而燒及西房；寶華則從拘拿要犯發端，不分大殿房頭，而為合寺公窖並未火燒。昭慶婦女，一從劉大口中說，一從素臣領出，寶音則俱被火燒出，寶華則俱由素臣搜出。其原由情節無一毫雷同，則又特犯之法，愈犯愈好，愈犯愈奇，何嫌於復。

武國憲已在發作，而半截觀音忽然現相，此時如有地洞，必即鑽入焉，不得不抱頭鼠竄耳。天下固盡有如是湊巧之事，非獨惡國憲而直削其面皮也。且國憲係斬直黨羽，行文至起批護解，押赴保定，其事畢矣，而不虞復有劫奪犯人之事，重複發端作難也。才子作文，其心甚閒，帷極閒乃能作此極忙之筆墨，真有一波未平、一波復起之妙。

寶華虎窟，兼有景王國憲等護法，洋盜等爪牙，事起倉卒，不得不束手就縛；而劫奪一著，固其必下之後。非但興波作浪，賈其餘勇，博讀者擊節已也。而奚囊完整而歸，金面約信而去，何等關係，豈徒以閒心揮灑、忙筆忙墨耶？

素臣為奚囊向邯鄲尋訪彌月，杳無信息，今被捆在船，死在頃刻，反忽見奚囊，筆墨之跳蕩，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。